

死刑犯



〔奥地利〕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著
张载扬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刑犯

之子

〔奥地利〕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著
张载扬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刑犯之子/(奥地利)埃布纳-埃申巴赫(Ebner-Eschenbach, M.)著;张载扬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

书名原文: Das Gemeindekind

ISBN 7-5327-2387-9

I. 死... II. ①埃...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091 号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DAS GEMEINDEKIND

译自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Rütten & Loening Berlin 1981

死刑犯之子

[奥地利]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 著

张载扬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2387-9/I·1389

定价: 9.80 元

前 言

《死刑犯之子》(原书名“Das ‘Gemeindekind’”,意为“乡里收养的孩子”)是奥地利文学史上的一部有名的著作。它的作者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男爵夫人(Marie Freifrau von Ebner-Eschenbach)在文学史上被誉为十九世纪奥地利最杰出的女作家。奥地利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希·策尔纳在其《奥地利史》中称:“本时期^①最重要的女作家无疑是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埃布纳写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语言完美,叙事有力,有明显的社会感,这保证她在奥地利文学中永远享有杰出的地位。”^②德国文学评论家保尔·弗里德兰德曾说:“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是一位冲破贵族藩篱,生活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类的爱的女作家。她不仅记述和描写‘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而且也想通过自己的著作对社会状况产生广泛的影响。”

1830年9月13日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生子摩拉维亚^③的克雷姆西尔附近的茨迪斯拉维庄园。其父弗兰茨·杜布斯基伯爵^④(1784—1873)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成为维也纳宫廷的侍从官。玛丽作为受到精心照料的贵族小

姐度过了她的童年。她受的是家庭女教师的教育。按照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贵族女儿注定要过寄生生活，成为上层社会沙龙的装饰品。玛丽从小就表现出反抗精神，不仅对这种教育方式不满，而且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对领主向农民收取租税表示反对，看到城堡的监督官虐待雇工，她就大吵大闹。她在其自传《我的童年》中还谈到她对继母取消家庭特有的资产阶级特色颇有微词。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父亲的庄园和维也纳两地度过的。因此她不仅了解贵族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对乡村的情况以及村民的困苦也十分了解。1848年，十八岁的玛丽·封·杜布斯基女伯爵同工程师、教授^⑤莫里茨·封·埃布纳-埃申巴赫男爵结婚。婚后的生活是平稳的，没有什么波折，她的文学创作活动得到丈夫的大力支持。1863年起他们在维也纳定居。每年夏天，她从维也纳回到摩拉维亚的故乡或者到国外旅游。经过五十年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后，1898年她的丈夫去世。1900年，玛丽七十五诞辰之际，维也纳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称号。她的第一部剧作《苏格兰的玛丽亚·斯图尔特》发表于1860年，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寂静的世界》于1915年出版，作者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几个春秋，直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1928年出版的文集有十二卷之巨。1916年这位卓越的女作家在维也纳逝世，葬于故乡茨迪斯拉维的家族墓地。

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十

① 指奥地利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统治时期(1848—1916)。

② 《奥地利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588—589页。

③ 捷克中部旧地区名。1849年为奥地利的一个自治省。

④ 一说为“男爵”。

⑤ 一说当时是上尉，后升为陆军副元帅。

一岁时就迷上了席勒的剧作，十四岁立志成为最伟大女作家。十九世纪初奥地利涌现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格里尔帕策受德国古典悲剧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爱情悲剧《萨福》曾受到歌德和拜伦的赞赏。赖蒙德的剧作批判社会现实，尤其批判资本主义单纯追求金钱利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奥地利的进步力量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不少激进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如内斯特罗伊、鲍恩韦尔德、奥尔斯佩格和莱瑙等。埃布纳-埃申巴赫的青年时代处于1848年革命的前夜，不可避免地受到奥地利进步文学的影响，并继承了它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她曾与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作家交往，其中有弗兰茨·格里尔帕策、海因利希·劳伯^①、弗里德里希·哈尔姆^②、克·弗·黑贝尔^③、路易·封·弗朗索瓦^④、保尔·海泽^⑤、斐迪南·封·萨尔^⑥等。1875年玛丽结识了比她年长十一岁的瑞士文豪戈特弗里德·凯勒，当时凯勒已经发表了《绿衣亨利》、《塞尔特维拉的人们》、《七个传说》等一批优秀作品，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大作家，玛丽对他的作品十分钦佩，她在日记中写道：“真是一位大师！玛丽·埃布纳，学习，学习，学习！”为了学习她阅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她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文学的巨人，“托尔斯泰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荣。”她仰慕左拉，因为他为德雷福斯冤案进行了

① 劳伯(1806—1884)，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② 哈尔姆(1806—1871)，奥地利剧作家。

③ 黑贝尔(1813—1863)，德国剧作家，代表作《玛利亚·玛格达莱娜》(1844)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④ 弗朗索瓦(1817—1893)，德国女小说家，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

⑤ 海泽(1830—1914)，德国作家，19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⑥ 萨尔(1833—1906)，奥地利小说家、诗人，有“奥地利的施托姆”之称。

坚决的斗争。她还爱读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和法国小说家梅里美的作品。

尽管格里尔帕策看了十七岁的玛丽·埃布纳的诗,认为它们是充满希望的开端,尽管她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可是她早期创作的这些诗和剧本均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到了1873年,也就是她四十三岁时才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她同他有书信往来——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小说。屠格涅夫也出身于贵族家庭,幼年目睹母亲虐待农奴,开始厌恨农奴制,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他的作品有的描写农奴制下俄国农民贫困、无权、备受压迫的境况,有的则为贵族阶级唱起挽歌。这些作品使玛丽·埃布纳倍感亲切,并把它们的作者奉为楷模。随着由戏剧向小说的转变,她更换了题材,走出过去,进入现代,开始描写贵族的腐朽没落,农村居民的困苦,小市民的狭隘,妇女的地位低下。她特别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因此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含有社会批判的内容。她在187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博彻娜》中通过侍女博彻娜塑造了一个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在整个德语文学界获得好评。中篇小说《格姆佩兰男爵一家》(1881)是奥地利文学中社会批判讽刺作品的杰作。小说《他让吻手》(1885)把我们带入农奴制时代,使我们看到一幅描绘贵族凶狠残暴和穷人受苦受难的惊心动魄的图画。小说《县医院医生》(1884)的题材超出了个人反抗的范围,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德博斯基以所有被压迫者的代表的面目出现,他的思想改变了县医院医生罗森茨威格的生活。很有意义的是,作者选择了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①时代作背景,个人斗争不仅得到群众支持,而且群众还采取了行

^① 1846年波兰克拉科夫人民反抗奥地利占领军的起义。

动。长篇小说《罪不可赎》(1890)描写贵族小姐玛丽亚不幸的恋爱和婚姻。她爱上了富有才华的特辛侯爵,而他父亲却自作主张把她嫁给外交官多尔纳赫,给玛丽亚留下无限创伤。婚后她抵不住旧情人的诱惑,常与他幽会,想到自己对丈夫不忠,深受良心谴责,不久丈夫和儿子溺水身亡,她拒绝了旧情人的求婚,感到万念俱灰,只有死才能使自己从痛苦中得到解救。

《死刑犯之子》(1887)是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杰作。故事发生在1860年摩拉维亚的一个乡村。主人公帕维尔·霍卢普的父亲马丁因抢劫杀人罪被判绞刑,母亲因同谋罪被判十年监禁,死刑犯之子,十三岁的帕维尔成了“乡里收养的孩子”,被送到劣迹昭著的牧人夫妇家食宿、做工。因为父母的罪行和坏名声,他受到歧视和虐待。同时帕维尔逐渐沾染上恶习,村里人认为他是最坏的人,并把一切坏事,甚至乡长之死都栽到他头上,他自己也说过:“我怎么会不坏呢?我的父母就是坏人嘛!”但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帕维尔并没有屈服,而是在学校老师和他妹妹的帮助下,对悲惨的命运奋力反击,他痛改恶习,艰苦劳动,成为一个正派农民,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母亲刑满释放后,他不顾别人的诽谤,把她接到自己家中赡养。作者通过帕维尔转变的事实驳斥了自然主义的环境论和反动的血统论,指出人的品格并非遗传,即使出身不好而又堕落的人,只要翻然悔悟,重新做人也完全可以走上正道。《死刑犯之子》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就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一位爱挑剔的教授在同戈特弗里德·凯勒谈论此书时说:“说实在的,《死刑犯之子》写得不错。”凯勒听后十分严肃地说:“这本书写得好。”

在我国,玛丽·封·埃布纳-埃申巴赫这位卓越的奥地利女作家还鲜为人知。这本《死刑犯之子》很可能是她的第一部介绍

到中国的作品。然而，尽管时代和环境不同，书中主人公帕维尔的身世和遭遇对我们并不陌生。“龙生龙，凤生凤，贼生儿子挖墙洞”的谬论源远流长，而帕维尔不甘堕落，与恶劣的命运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也一定会有所启迪。

译 者

“一切都是历史”

——乔治·桑

《我的生平》第1章 368页

1

1860年10月，在州首府B地，法院开始对制砖工马丁·霍卢普及其妻子芭芭娜·霍卢普的案件进行最终审理。

这一年的6月底，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十三岁的男孩和十岁的小姑娘，从家乡索莱肖（位于马尔斯山脉的赫拉德山麓）抵达库诺维茨教区村。刚到的第一天，丈夫就同庄园管理处签订协议，给他老婆、儿子以及几名雇工安排好活计，然后他自己跑到酒馆里去喝烧酒。一家人在库诺维茨的三个月里一直都是这样安排的：老婆和儿子帕维尔干活，男人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准备去痛饮一番。有时候他也踉踉跄跄地来到棚屋里合用的住所，而第二天家里人又鼻青眼肿，一瘸一拐地出现在粘土坑边。这个制砖工也要求雇工们服从他的家规，不听话的人就被别人顶替，但“反掌之间”这些人也不见了踪影。最后在工地上见到的只是他的老婆和他们的孩子。女人高大，强壮，在她那被日光晒黑的脸上明显地保留着昔日美丽的痕迹。男孩粗鲁，敦实，人

们把他描绘(或者不描绘更好)为一头野熊。小姑娘叫米娜达,长得苗条、秀丽,从她那浅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灵气和智慧比芭芭娜和帕维尔两人的黑眼中闪射出的还多。小女孩把这两个人治得服服帖帖,由于她在各方面都能帮他们一把,在他们眼里她成了一个有用之材。如果没有这女孩,制砖工地上恐怕就一直不会有人交谈。母亲和儿子从破晓到人夜不知疲倦地苦干,他们神色阴郁,缄默不语。天天如此,就连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因而引起村里虔诚教徒的愤慨。这件事传到神父的耳朵里,他对这种胡作非为表示反对。反对没有引起重视。神父就在圣母升天节^①这天下午亲自去工地,命令霍卢普太太立刻放下她亵渎节日的活计。这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马丁·霍卢普喝醉后在棚屋里睡觉,在不合时宜的时刻醒来,起身向工地走去,发现帕维尔显然表示完全赞同,张开嘴,垂下胳膊,倾听神父的告诫。这时马丁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向帕维尔扑去。神父毫不犹豫地帮助男孩,不让他父亲对他施虐。这样就把马丁的怒火引向自身。马丁的叫声引来许多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些目击者而前这狂躁的家伙把神父骂得狗血喷头,并且突然跳到神父跟前,捏起拳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神父始终保持镇定,厌恶地把头偏过去,同时为了防卫用右手举起的手杖,在酒鬼头上轻轻打了一下。马丁大声号叫,扑倒在地,身子弯曲得像条虫,嘴里叫喊,他死了,被神父打死了。一开始大家对他报之以嘲讽的哄笑,更何况他行为过于恶劣,根本就没有什么为他辩解的人。

后来有一群好奇的人拥到躺在地上的马丁的周围,其中有人为他说话,遭到反对后进行反驳,不久甚至发生了殴斗。神父

^① 8月15日。

的权威还足以迫使这些闹事者离开现场。于是他们就去酒店，祝愿被神父“打死的人”活下去，直到一支农民军起来结束暴徒的野蛮行径。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殴打。自从上一个鼎盛时期以来，在庫诺维茨这种事就没有再发生过。地方警察给突击队发挥威力的充分自由，作为这一机智而又谨慎的行动的酬报，第二天早晨全村人都站到警察一边。普遍的看法是：在这一事件中只有一个罪人，那就是制砖工，大家对他可别客气。庄园管理处当然乐意解除协议。他们认为马丁本来就没有遵守合同；尽管他妻子和儿子卖力干活，可他们也没有三头六臂。马丁·霍卢普受到粗暴对待并被解雇。除了预支款以外还该得到的钱，他一个子儿也没看见，全被酒店老板拿走了。

为了争取他臆想的权利，做过一番徒劳的尝试以后，这个工匠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走自己的路。制砖工一家开始迁移。走在前而的是一家之长，下身穿一条紧贴在身上的、磨损的亚麻布裤子，上身穿一件破烂的蓝色粗斜纹布短衫，头上戴一顶有许多窟窿的呢帽。他那带着醉意的红色而庞是浮肿的，嘴里在不停地咒骂使他丧失了正当生计的神父和盲从的信徒。

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走着他的妻子，她额头上扎着一块布，看上去几乎拖不动自己，却还拉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工具和一些家用器具，米娜达裹着一条毯子躺在车里。是病了？还是被打伤了？估计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动身前马丁还对家里人狠狠地发了一通火。帕维尔殿后，用两条胳膊顶住车子的后而，使劲把车往前推。一旦有行人走来，他也低垂脑袋，帮忙拉车。行人们有的对移居者投以同情的目光；有的对马丁的粗野咒骂说些极端的话。

几天以后，在九月份一个起风暴的阴暗早晨，教堂司事到神

父住的房间里去取教堂的钥匙，从法衣室旁边经过，发现门虚掩着。他大吃一惊，起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进屋以后看见柜子敞开着，弥撒服被东一件西一件地丢在地上，上面的金镶边被盗。他抓抓脑袋，继续往教堂里面走，发现那里的神龛被撬开了，里面空空如也。

他浑身颤抖，大声呼叫“有贼！”，“有贼！”。他觉得仿佛有人抓住他的后颈，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教堂，来到神父住宅的……

神父通常不锁门。他曾说：“那些人到我这里来寻找什么呢？”因此教堂司事只需拧一下把手就能把门打开。他拧开门……吓得魂不附体！神父的老女仆伸直四肢躺在过道的血泊中，失去了知觉。当凌厉的过堂风从开着的门向她吹拂时，她活动起来，直勾勾地盯着教堂司事，做了一个软弱无力却表达了可怕事件的手势，她指着神父的房间。

快要发疯的教堂司事又走了几步，察看着，呻吟着——他所见到的情景使他吓得跌倒在地。

一刻钟以后全村人都知道：今天夜间神父遭到袭击，显然是在争夺教堂钥匙的斗争中被杀，人们所见的一切迹象表明，争斗是激烈的。

对于这一残暴罪行的主犯大家都没有疑问。即使没有女仆的供述，每个人都知道是马丁·霍卢普所为。首先到索莱肖去缉拿他，不久以前他在那里安排两个孩子在乡里的牧人家里搭伙，然后又带着妻子离开了。

不到一周以后，夫妻俩在边境的一家贼店被人发现，当时霍卢普正想把库诺维茨教堂的、已被拆成碎块的灵体显示匣的一部分卖给叫卖小贩。这恶棍经过激烈反抗以后才束手就擒；而女

人则以十分冷漠的态度顺从自己的命运。不久两人就在B地被送上法庭。

由于没有意外事件的干扰，地方法院的审理进展迅速。从一开始马丁·霍卢普就断言，策划和实施这一罪行的不是他而是他妻子，每次他重复这一申述，每次都表明它不可置信。他堕入了自己胡乱编织的谎言之网里，并且演出了卑鄙的恶棍已经玩过上百次的可恶的把戏，他自己责备自己，试图为自己辩解。

相反女人的态度令人感到奇怪。

她的供述千篇一律，使人想起著名的 Non mi ricordo^①；她一成不变地说：“像男人所说的。男人是这么说的。”

男人在场时，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几乎停止了呼吸，额头上沁出惊骇的冷汗，一双眼睛带着极度恐惧的疑问注视着他。如果男人不在审判厅里，她看不见他，就猜想他在附近；她那惊怯的目光四处寻觅，突然令人害怕地发呆，凝望着空处。开门时发出的极轻的响声都能使她颤抖，哆哆嗦嗦地重复她的口头禅：“像男人所说的。男人是这样说的。”

人们对她喊：“你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吧！”——喊叫无效，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她不害怕。她不怕法官，不怕死，她怕“男人”。

她的律师举出她对其主人和虐待者的这种近乎癫狂的恐惧状况，并在一篇出色的辩护词中考虑到他的当事人显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而要求赦免。她未能得到赦免，但是作为一项严重罪行的同谋受到较轻的处罚。判决书中说：“丈夫被处绞刑，妻子被判十年监禁”。

^① 意大利语，意为“我记不得了”。

芭芭娜·霍卢普立即开始服刑。过了法定期限以后，对马丁·霍卢普的判决也已执行。

2

这时有一个问题提到了索莱肖乡领导的面前：对被受刑者的两个孩子如何处置？他们没有能够承担抚养义务的亲戚，又没有人出于爱心愿意干这件事。

在乡领导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乡长带着帕维尔和米娜达去男爵府，请求领主夫人准予接见他。

这位老夫人听说乡长来访的缘由后，立即搬动两条腿（其中一条比另一条明显短了一截）尽快地来到了院子里。轮廓分明的面孔伸向前面，鹰钩鼻上架着眼镜，两肘远远缩在后面。她一瘸一拐地向在门口等她的一群人走去。乡长，一个魁梧的壮年人脱下礼帽行了一个地道的屈膝礼。

“你有什么事？”府邸的女主人一面眯起黯淡无神的眼睛看着乡长一面说。“我知道你的来意，可是这不会有任何结果！对杀死我们正直的神父的恶棍的子女，我不操那份儿心……就是这小子。瞧他长得这模样！我认识他，他偷过我的樱桃。你没有偷吗？”她转身对着帕维尔。帕维尔棕色的面庞上泛起红晕，由于心里不快活开始斜着眼睛看人。

“为什么你不回答？为什么你不把帽子脱下来？”

“因为他没戴帽子。”乡长请求原谅。

“是吗？那他头上戴的什么？”

“蓬乱的头发，男爵夫人。”

响起一阵响亮的笑声，可是老夫人抬起瘦削的食指威胁地

对着发笑的人们时，立刻就鸦雀无声了。

“这是那女孩吧。过来。”

米娜达充分信任地走到领主夫人身边。她落在这女孩的亲切脸庞上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温和，目光滑过瘦小的身躯，滑过披在那上面的破旧衣裳，盯着一双被灰尘染成灰色的细长的小脚。

老夫人的情绪突然发生了变化。

“至多我想，”她又开了腔，“从乡里接收这个小女孩。我确实不知道，我怎么想到为乡里做点事的，但我明白，这孩子跟着你们会毁掉，为什么偏要她跟着你们毁灭呢？”

乡长想说句谦逊的答语。

“你还是不说为好，”女主人打断了他的话，“我全知道。由乡里代缴学费的孩子十二岁还不会区别 A 和 Z。”

她不高兴地摇摇头，又俯视米娜达的脚补充说：“乡里支付鞋费的孩子全都赤脚走路。我了解你们，”乡长想表示异议，老夫人再次把他顶了回去，“我早就不想对你们的机构作什么改革了。把男孩带走，按照你们的方式照顾他；也许他应该成为一个乡里收养的孩子。这女孩现在就可以留在这儿。”

女主人示意他们离开，乡长告辞，心里十分高兴，因为落到他乡里的新负担，有一半已经甩掉了。帕维尔跟着他一直走到院子的尽头，在那里站住，四处张望找他妹妹。这时已经有一个女仆匆匆走来，夫人命令她照应米娜达。

“洗澡，”老夫人说，“把破烂衣服烧掉。从圣诞节储备中找出几件衣服。”

她能得到什么吃的东西吗？帕维尔的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她一定饿了。想到这一点，他就认为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不让妹妹挨饿。有衣服就好，洗澡也不坏，特别是一群人在洗刷马的水塘

里洗澡——帕维尔常常背着妹妹到那里去，让她在水里戏水！可是主要问题依然是——不要饿肚子。

“告诉他们，你饿了！”男孩大声喊叫，提醒他妹妹。

“这小子现在还在这儿！还不赶快走开？”府邸里传来喊叫声。

乡长正想从花园栏栅拐角处转弯，转回来抓住帕维尔的衣领，把他拽走了。

乡领导开了三天会讨论帕维尔的命运。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并且急忙付诸实施。几名代表进入府邸向男爵夫人提出最恳切的请求：因为她已经大发慈悲接收了不幸的霍卢普的女儿，但愿她现在也肯接收他的儿子。

村代表得到的答复是：请求被断然拒绝。于是乡里又开会讨论。

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乡长说，“通常是男孩从这家到那家，每天轮流在农民^①家吃饭，住宿。”

所有农民都反对。谁也不愿让抢劫杀人犯的儿子成为自己的子女的同屋人，尽管四五个星期才轮到一天。

最后大家取得一致意见：男孩留在他现在住的地方，即村里的牧人、窃贼的家里，那是他生父把他送到那里去的。

不过，如果乡公所可以允许良心说话，那么良心就会对这个解决办法提出抗议。牧人（他有一个古典的名字，叫维吉尔^②）和他的妻子都是农村雇工，住在有小屋而无地的村民家里，是当地

① 这里特指有地的自耕农或富农，同雇工有区别。

② Virgil，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ius，公元前19年去世）同姓。